

李白 宮中行樂詞 淺析

中興大學教授 李建崑

cklee1@dragon.nchu.edu.tw

一 前言

李白 宮中行樂詞，《文苑英華》題作 醉中侍宴應制，原注：「奉詔作五言。」據孟榮《本事詩 高逸》第三云：

玄宗嘗因宮中行樂，謂高力士曰：「對此良辰美景，豈可獨以聲妓為娛？倘得逸才詞人詠出之，可以誇耀於後。」遂命詔李白。時寧王邀白飲酒已醉，既至，拜舞頽然。上知其薄聲律，謂非所長，命為 宮中行樂 五言律詩十首。白頓首曰：「寧王賜臣酒，今已醉；倘得陛下賜臣無畏，始可盡臣薄技。」上曰：「可。」即遣二內臣掖扶之，命研墨濡筆以授之。又令二人張朱絲欄於其前。白取筆抒思，晷不停輟，十篇立就，更無加點，筆跡遒利，鳳趺龍拏，律度對偶，無不精絕。其篇首曰：「柳色黃金嫩」文不盡錄。

又五代 王定保《唐摭言》曰：

開元中李翰林白應詔草 白蓮華開序 及 宮詞 十首，時方大醉，中貴人以水沃之，稍醒，白於御前索筆一揮，文不加點。按：所謂草 白蓮花開序，疑即范墓碑所云 泛白蓮池序 也。所謂 宮詞 十首疑即本事詩所云 宮中行樂詞 五言律詩十首也。蓋皆得之傳聞，故其說不無少異。今 宮詞 僅存八首， 白蓮序 已亡。

據此知李白 宮中行樂詞 原有十首，今存僅八首。依孟榮《本事詩》所載，玄宗明知律詩非白所長，又睹白飲酒已醉，仍命為「五言律詩十首」，可知玄宗有故意考驗李白之意向。而李白不負所望，頗富戲劇性地完成任務。但是孟榮、王定保二家之記載，頗有可疑之點。今人詹瑛在《李白詩文繫年》中繫 宮中行樂詞 八首

於天寶三載之下，並提出以下之看法：

一、寧王卒於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（見《舊唐書 讓皇帝憲傳》）。《本事詩》謂寧王邀白飲酒，《摭言》稱開元中李翰林白應詔云云，皆與天寶中入翰林之說不合。

二、敦煌殘卷《唐詩選》錄前三首，題作 宮中 三章，下云：皇帝侍文李白。《才調集》彙今本第三、七、八三首合稱 宮中行樂 三首，又另集其餘稱 紫宮樂 五首。

三、《本事詩》稱首篇曰 柳色黃金嫩，今本「柳色黃金嫩」詩列為第二首，敦煌殘卷列為第三首，《才調集》列為 紫宮樂 第三首。

四、《摭言》所謂 白蓮華開序 當是 泛白蓮池序 之誤，因 序 既與 宮詞 十首為同時所作，而是時方在仲春，蓮花斷不能開。據此二書所記尚未可盡信也。

詹氏所考，十分精審可從。同年又有 春日行、清平調詞 三首等著名之應制詩。因此杜甫 寄李白二十韻 謂白：「文彩承殊渥，流傳必絕倫。龍舟移棹晚，獸錦奪袍新。」據《本事詩》所載，李白嘗論詩云：

梁陳以來，豔薄斯極；沈休文又尚以聲律，將復古道，非我而誰？

但是從 宮中行樂 八首來看，仍有梁陳宮掖之風，此或因身為翰林待詔，奉敕作詩，不論題材、聲律、甚至風格，都受到相當的限制，不能任意諷詠。後人對這八首詩的評價，亦褒貶互見。貶之者，如鍾惺《唐詩歸》謂：「此雖流麗，而未免淺薄。」唐汝詢《唐詩十集》 癸集 三謂：「太白 宮中行樂詞，豔而浮，輕而少骨。掇江、庾之綺麗，離鮑、謝之沉雄，選李者信不當採。」褒之者，則盛贊八首「用律嚴矣，音節亦稍稍振頓。」（郭兆祺《梅崖詩話》）甚至認為「清平調詞、宮中行樂詞，其中數首全得《國風》諷諫之體。」（王琦《注》引蕭士贇之語。）以下擬依前人之校注、評箋資料、融以己意，試作賞析，或略能窺探八首之微旨。

二、分章解析

小小生金屋，盈盈在紫微。山花插寶髻，石竹繡羅衣。
每出深宮裏，常隨步輦歸。只愁歌舞散，化作綵雲飛。

按：首聯寫宮娥自幼生於金屋，長於紫薇宮中。個個皆如此美好。次聯寫宮娥之粧扮。謂其以山花裝飾髮髻，以石竹圖形，繡於羅衣。此蓋以具體形象落實首聯「盈盈」一詞之詞義。三聯寫其進出深宮，常侍於君王之側。尾聯謂宮娥歌舞曼妙，所謂「只愁歌舞散」者，不欲歌舞散也。最妙之處，是借「愁」字反形宮中行樂之快意。

柳色黃金嫩，梨花白雪香。玉樓巢翡翠，金殿鎖鴛鴦。
選妓隨雕輦，徵歌出洞房。宮中誰第一，飛燕在昭陽。

按：首聯謂宮中之柳色如黃金，十分柔嫩，園裡之梨花盛開如白雪，散發幽香。描繪出一片春光。次聯語意雙關，謂玉樓中有翠鳥巢居，珠殿裡有鴛鴦嬉戲，亦可譬喻宮中的嬪嬙昭儀。三聯「選妓」、「徵歌」側寫天子之行樂。尾聯則暗指玄宗的寵妃楊玉環。

盧橘為秦樹，蒲桃出漢宮。煙花宜落日，絲管醉春風。
笛奏龍鳴水，簫吟鳳下空。君王多樂事，還與萬方同。

按：「盧橘」借言《上林賦》之典故，言其嘗為上林苑中之珍物；「蒲桃」用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「天子始種苜蓿、蒲桃」之典故。首二句寫宮中所植皆珍草異木。「煙花」、「絲管」則寫春夜燃煙火、奏絃管之盛況。三聯以夸飾筆法，狀簫笛之美。尾聯盛贊君王樂事之多。

玉樹春歸日，金宮樂事多。後庭朝未入，輕輦夜相過。
笑出花間語，嬌來燭下歌。莫教明月去，留著醉姮娥。

按：首聯「玉樹」不過形容宮樹之美好，非關漢武故事，略謂春日樹好，宮中頗多

樂事。二三兩聯謂：夜入後庭，但聞花間笑語不歇，嬌歌頻傳，一派歡樂景象。故尾聯以旁筆寫景，借形宮娥歌酒之酣暢。

繡戶香風暖，紗窗曙色新。宮花爭笑日，池草暗生春。
綠樹聞歌鳥，青樓見舞人。昭陽桃李月，羅綺自相親。

按：前首寫夜景，本首寫曉色。首聯謂繡戶之間，暖風飄香；紗窗之外，漸生曙色。二聯寫朝陽之下，宮花盛開；池草茂長，一片盎然春意。三聯寫綠樹間，時聞鳥囀。青樓裡，昭儀往來，輕盈若舞。尾聯謂此桃李盛開之春月，羅綺美女，越發和樂相親。

今日明光裏，還須結伴遊。春風開紫殿，天樂下珠樓。
豔舞全知巧，嬌歌半欲羞。更憐花月夜，宮女笑藏鉤。

按：首聯借漢宮形容唐宮，謂今上結伴巡遊。二聯謂紫殿開迎、天樂大張。三聯豔舞嬌歌。但見舞姿出神入化，歌聲嬌柔動人。尾聯補寫宮娥於月夜中，正在進行「藏鉤」之遊戲，歌聲笑語，熱鬧非凡。

寒雪梅中盡，春風柳上歸。宮鶯嬌欲醉，簷燕語還飛。
遲日照歌席，新花豔舞衣。晚來移綵仗，行樂好光輝。

按：首聯謂寒梅開盡，雪月已終，和風拂柳，春日又臨。二聯寫宮中燕語鶯啼，一派春景。三聯寫君王日間聽歌觀舞，但見遲遲春日，暄照歌席，而宮娥之舞衣，豔若新花，萬分美好。四聯補寫入夜之後，君王行幸宮中，儀從衛仗，光彩耀目。

水綠南薰殿，花紅北闕樓。鶯歌聞太液，鳳吹遶瀛洲。
素女鳴珠佩，天人弄綵毬。今朝風日好，宜入未央遊。

按：首二聯寫宮景。南薰殿、北闕樓、太液池、瀛洲島、未央宮，皆為長安地名。以「水綠」、「花紅」狀之，為眼中所見之實景。「鶯歌」謂歌聲若鶯，「鳳吹」

則指笙樂，為耳中所聞之虛景。三聯「素女」、「天人」指謂宮妃；「鳴珠佩」描狀其行走；「弄彩毬」寫其嬉戲。尾聯勸遊作結。

三 結語

受限於宮中行樂之題材，李白反覆吟詠宮中事物。論居處，則金屋紫殿、昭陽未央；寫宮娥，則姮娥飛燕、天人素女；述妓樂，則豔舞嬌歌、笛奏簫吟。往往借用漢宮以喻唐宮，使全詩八首充滿典麗華貴之氣象。

李白雖不喜聲律之限制，實嫻於音律。以八首而論，律度嚴謹，音韻諧和，對仗工穩，無懈可擊。若論其用意，不過略盡文學侍從之職，取悅君王而已，難謂有何托諷。周珽在《唐詩選脈會通評林》中謂「托諷昭然」，蕭士贇謂「其中數首全得《國風》諷諫之體」，細察太白八首，實未必然。(完)